



臥房裡的哲學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為 感 官 的 快 感 而 犧 牲 一 切

薩德 Marquis de Sade◎著

臥房裡的哲學

作 者／薩德

譯 者／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地 址／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02)2978-9528 · (02)2978-9529

傳真電話／(02)2978-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2000 年 9 月初版

定 價／ 2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臥房裡的折口學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薩德Marquis de Sade◎著 陳蒼多◎譯

新所

譯序

陳蒼多

薩德侯爵 (The Marquis de Sade) 是「施虐狂」(sadism) 一詞的起源。他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的一個異數：請想像，兩百多年前，竟然有人把人類的施虐狂描繪得那麼淋漓盡致！

我們也可以說，薩德侯爵是肛交文學的大師。他發現，陰莖呈圓形，吻合屁股眼的圓形，而不吻合女人孔兒的橢圓形，眼光可真敏銳。

他也認為，精液並非大自然讓人類用來生殖用的，而女人一生之中能夠受孕與生產的時間並不長，所以大自然創造女人也不是用來生殖之用的。

此外，他認為毀謗可揭露惡德，激勵美德，並非壞事，而偷竊培養勇氣、技巧等等，不應受罰，這些都是不同凡響的觀點，至於他對君權與基督教的攻擊也是很出名的。當然，他的一切論點都是以「大自然VS道德」的觀點為出發點，這也是他為何將此書命名為臥房「哲學」的原因。

薩德是不世出的哲學家，我們也許不可能去實踐他的哲學，但閱讀他的作品，卻可以滿足我們「沒有吃過豬肉，至少看過豬走路」的心理，是為序。

目錄

第七次暨最後一次對話	215
第六次對話	211
第五次對話	107
第四次對話	97
第三次對話	21
第二次對話	19
第一次對話	9
給浪蕩子	7
譯序	3

給浪蕩子

各個時代、各種性別的酒色之徒啊，我這部作品是只提供給你們這些人的。請使用這部作品的本質來滋養你們自己：這部作品的本質有助於增加你們的熱情。那些冷漠無趣的道德家，讓你們對自己的熱情產生恐懼的心理，但是你們的熱情其實只是方法，大自然使用這些方法，讓人類達到它為他們所設定的目標。請只傾聽這些美妙的催促聲音，因為只有熱情的聲音才能引導你們走向快樂。

淫蕩的女人們，讓本書中那位耽於肉慾的聖安姬成為妳們的典範。要學習她，凡是違反「快感的神聖律則」的那些事物，太可以不屑一顧，因為聖安姬的整個一生都為「快感的神聖律則」所強烈吸引。

妳們這些年輕的少女，太長久受到限制了，包括一位想像中的「美德女神」對妳們的荒謬與危險的束縛，以及一種令人厭惡的宗教對妳們的束縛。妳們要模仿本書中兇猛的尤金妮，要像她那樣快速地破壞、摒棄愚蠢的宗教給妳們的所有那些「可笑的戒律」。

你們這些溫和的淫蕩男人，你們從年輕時代以來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慾望方面的限制，

你們只受到「幻想」所主宰。你們要研究本書中那位憤世嫉俗的多爾曼斯。如果你們也要經歷色慾為你們準備的美麗路程，那麼，你們就要像多爾曼斯一樣著手，走跟他一樣遠的路。在多爾曼斯的學院中，你們終究要相信，多爾曼斯這個人並不曾要求被放逐到這個悲愁的宇宙中，他這個可憐的人兒以「人」為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只有藉著探究與擴展自己的嗜好與一時興致，只有為感官的快感而犧牲一切，才有可能在多荊棘的生命途徑上播種一丁點兒玫瑰。

第一次對話

德·聖安姬夫人
德·米維爾武士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朋友，你好。多爾曼斯先生呢？

武士：他會準時在四點到這兒；我們要到七點才吃飯——妳知道，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閒談。

德·聖安姬夫人：你知道，親愛的弟弟，我確實開始有點擔憂自己的好奇心，也擔憂所有為今天所安排的那些淫猥的計畫。武士啊，你過分溺愛我，真的。我本來應該表現得更加明智，但我這可咒的心智卻變得更加興奮，更加放蕩——你所給我的一切只是寵壞我而已……二十六歲的我，應該顯得冷靜又穩重，然而我卻是最淫蕩的女人。……哦，我的朋友，我的腦中忙著想事情；你幾乎不會相信我心中的想法，幾乎不會相信我想做的事。我認為，如果我所接觸的對象只限於女人，我的行為就會好一點……；如果我的慾望專注在女性上，我就不會再渴望男性。我的朋友，這是純粹的幻想。我越想要排除快感，就越激起想像力。我已經發現，如果問題牽涉到像我這樣一個人——為淫蕩的生活而生——那麼，想要強加限制是沒有用的；激烈的慾望立刻會將這些限制掃除掉。親愛的，簡單地說，我是一種兩棲動物：

我喜愛一切，喜愛每個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會讓我感到高興。我很想把每一種物種結合在一起——但是，武士啊，這位不尋常的多爾曼斯，你告訴我說，他一生都無法根據常規去與女人見面，這位多爾曼斯，本性是一位喜愛男色的人，不僅崇拜男性，也不曾屈服於女性——除非我們讓他使用可愛的小飾物，也就是他與男人在一起時所慣常使用的那些小飾物。我想要認識這位多爾曼斯，難道不是最大的奢望嗎？武士啊，請告訴我，我的幻想是否很怪異！我想要成為那位為天帝朱比特斟酒的根尼米德，我想要享有他的嗜好，他的放蕩，我要成為他的過錯的受害者。一直到現在，我的朋友，你很清楚，一直到現在，我都只屈服於你，基於禮貌而屈服於你；或者屈服於我的幾位僕人，我給他們錢，要他們以這種方式利用我，而他們這樣做只為了獲利。但是，今天支使我的，不再是施恩的慾望，也不再是幻想，而是我自己的性向。一方面，我過去對於這種奇異的熱狂有了一些經驗，另一方面，我將表現得很謙恭。我相信，在這兩者之間是有一種難以想像的差異存在，而我很想去了解這種差異。請你為我描述你的多爾曼斯，這樣，在他到達之前，我心中就會對他有一種很明確的印象，因為你知道，我對他的認識只限於前天在一間房子的偶遇，我們在那兒只待了幾分鐘。

武士：親愛的姊姊，多爾曼斯才剛三十六歲。他身材高挑，非常英俊，眼睛生動有神，顯得很聰明，但還是透露出一點無情的意味，而他的五官也透露出一絲邪惡的成分。他有世界上最潔白的牙齒，身體與體態顯得有一點柔軟，無疑是歸因於他習慣裝出娘娘腔。他的儀態極為優雅，聲音很悅耳，具有多方面的才賦，尤其是具有強烈的哲學性向。

德：聖安姬夫人：但是，我相信他並不信上帝！

武士：哦，絕對不信！他是最出名的無神論者，是最不道德的人……哦，不；他是徹底墮落的人，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人，是世界上最的無賴。

德：聖安姬夫人：啊，這多麼溫暖了我的心！我想，我會為這個男人瘋狂。弟弟，他的喜好方面呢？

武士：妳非常了解他。男色的歡悅對他而言是很珍貴的，無論是主動的形式還是被動的形式，都是如此。至於他的喜好，他只喜歡男人。然而，如果他有時垂顧女人，那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女人要足夠體貼，與他進行性的交換。我曾跟他談到妳。我把妳的意向告訴他，他同意了，並且也提醒妳遊戲的規則。親愛的，我警告妳，如果妳要他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他是會完全拒絕的。「我同意跟你的姊姊所做的事情是，」他宣稱，「一種放縱的行為，一種輕率的行為，但很少會玷污到自身，因為採取了相當的警戒措施。」

德：聖安姬夫人：**玷污到自身！……警戒措施！……**啊，我多麼讚賞那些愉快的人兒所使用的語言啊！請不要告訴別人，我們女人也有一些獨有的詞語，就像剛剛所使用的詞語，讓人想到我們女人對於那些具有異端傾向的人懷著深沉的恐懼心理……親愛的，請告訴我，他曾經佔有你嗎？一個人有了像你這麼可愛的臉孔，年紀才二十歲，我敢說，很可能迷住像他這樣的一個人？

武士：我們已經在一起做了傻事——我會告訴妳的。妳太機智了，不會譴責這種傻事的。

事實上，我是喜歡女人的；只有當一個吸引人的男人迫使我放縱於那種奇異的念頭，我才會沉溺其中。然後，我什麼事都會去做。我不會表現出那種可笑的高傲，不會讓自命不凡的年輕人相信：人們是以敲擊手杖的方式來回應這種要求。難道人類能夠支配自己的性向嗎？一個人必須為那些有奇異嗜好的人感到難過，但卻永遠不能侮辱他們。他們的錯誤也是大自然的錯誤。他們出生在世界上，性向與我們不一樣，但他們並不必為此事負責，就像我們不必為天生兩膝內翻或體態優美而負責。無論如何，當一個男人表示有慾望享受你時，難道他是對你表示侮辱嗎？不，當然不是；是你受到了恭維；為何要以傷害和侮辱的言行回應呢？只有愚人才會這樣認為。聰明的人永遠是以我這種方式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令人困擾的是，世界上充滿了可憐的白痴。這些白痴相信，如果有人承認他們很適合成為男人享樂的對象，那就是不尊敬他們。這些白痴受到女人所溺愛，因為女人永遠在猜忌有些人像是要侵犯這些白痴的權利。這些白痴想像自己是維護那些平常權利的唐吉訶德，凡是不承認其整體性的人，他們就以殘酷的態度對待之。

德·聖安姬夫人：我的朋友，來吧，吻我吧。如果你不這樣想，你就不是我的弟弟了。我請求你，詳細描述一下這個男人的外表，以及他與你之間享樂的情形。

武士：多爾曼斯有一個朋友告訴他說，我擁有很優秀的性器——妳知道我確實擁有——於是多爾曼斯就要求V侯爵居間把我們兩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一旦到了那兒，我只好露出了我的性器。最初，他唯一的動機似乎是好奇。然而，一個美好的屁股卻在我眼前出現，他要

我享受它，於是我不久就看出，那種性向才是他檢視我的性器的唯一原因。我要多爾曼斯注意此事所會涉及的所有困難，但是他態度很堅定。「公羊我也不怕，」他說，「你不見得是刺穿我的肛門的人之中最可怕的一位。」那位侯爵在場；他鼓勵我們，他觸碰、逗弄、親吻我們兩個人所露出來的任何東西。我擺好姿勢……「確實需要一種準備動作吧？」我說。「不用的，」侯爵說，「你這樣會剝奪多爾曼斯從你身上所等待的一半快感。他要你把他劈成兩半，他想要被扯成碎片。」「嗯，」我說，盲目地跳進深淵中，「他會很滿足的。」親愛的姊姊，也許妳認為我遭遇到了很多煩惱……其實完全沒有。我的陰莖雖然很大，卻完全沒入其中，與我的預期相反。我觸碰他的內臟的底部，陰莖卻似乎沒有感覺到什麼東西。我很仁慈地對待多爾曼斯。他所品嚐到的極端狂喜，他的蠕動與顫動，他那誘人的叫聲，所有的這一切，不久也讓我感到很快樂。我像河水一樣把他淹沒了。我一抽出來，多爾曼斯就把頭轉過來，頭髮凌亂，臉孔紅得像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親愛的武士，你知道，你把我引進多麼美妙的境地，」他說，同時露出他的陰莖，陰莖像一位冒失、倔強的無賴，很長，且至少有六吋寬，「請垂允，哦，我的情人啊，請垂允在成為我的情人後，以女人的身分服侍我，讓我能夠說，在你美妙的懷抱中，我已經品嚐了我所最珍視的所有幻想的喜悅。」我認為我在這兩方面都沒有什麼困難，於是做好了準備動作。侯爵在我眼前脫下褲子，他要求我在扮演他的朋友的妻子的同時，也成為他的男人。我對待他就像對待多爾曼斯。多爾曼斯基於我在侯爵身上所費的功夫，給了我一百倍的回報。不久，多爾曼斯在我的屁股的深處洩出那種

迷人的液體，同時我也幾乎同時在侯爵的內臟中噴射出這種液體。

德·聖安姬夫人：你介於他們兩個人之間，想必經驗到極端的快感。他們說，這種快感是很迷人的。

武士：我的天使啊，那確實是最佳的位置所在。但是，無論怎麼說，這一切都是過分的享樂，我不應該只喜歡這種享樂，而不喜歡女人所提供的快感。

德·聖安姬夫人：嗯，我的俠義的朋友啊，為了報達你那種令人感動的體貼表現，今天我要為你的熱情提供一個年輕的處女，是一個比「愛」本身更美的女孩。

武士：什麼！多爾曼斯在場……妳要帶一個女人來這兒？

德·聖安姬夫人：這是很教育作用的。我去年秋天在修道院認識了這個小女孩，當時我的丈夫在溫泉。我和這個女孩在那兒無法做什麼事，也不敢做什麼事，太多人的眼睛在注視著我們。但是，我們承諾要再見面，儘快相聚在一起。我一心一意只有這種願望，為了滿足這種願望，我去認識她的家人。她的父親是一個浪蕩子——我已經迷住他了。無論如何，這個可愛的女孩就要來了。我正在等她，我們會一起度過兩天的時間……美妙的兩天。我會利用較多的時間教育這個年輕的女人。多爾曼斯和我會為她的美麗小腦袋灌輸最放蕩的行為的每一種原則，我們會讓她熾燃著我們自己的慾火，我們會用我們的哲學教養她，用我們的慾望激勵她。由於我希望能夠將理論付諸實行，也喜歡讓實證與論說並駕齊驅，所以我要讓你，親愛的弟弟，享受塞西拉島（象徵愛神——譯註）的桃金孃的豐收，而索多瑪城（象徵

男色——譯註）的玫瑰則將歸多爾曼斯。我將同時擁有兩種快感：一方面自己享受這種有罪的色慾，另一方面教化這個我將誘入我們的網中的可愛、天真的女孩，激起她的幻想。很好，武士，回答我吧：這個計畫配得上我的想像力嗎？

武士：這個計畫只可能在妳心中出現：它是非常美妙的，我的姊姊，我答應把妳為我所保留的迷人角色扮演得很完美。啊，淘氣的人兒，妳教育這個孩子，將會享受到多大的快感啊。妳讓她墮落，在她年輕的內心中壓制她的家庭教師所播種的每一粒美德與宗教的種子，這樣妳會發現多大的快感啊！其實，這一切對我而言太累了。

德·聖安姬夫人：你要相信，我會不遺餘力讓她墮落，粉碎她心中所有虛偽的道德觀念——他們也許已經用這些虛偽的道德觀念把她弄得頭昏眼花了。我要以兩堂課的時間，讓她變得跟我一樣犯了罪……一樣不信神……一樣放蕩，一樣墮落。在多爾曼斯到達這兒時，就要立刻告訴他，對他說明一切，使得那種在這個年輕男人身上循環的不道德毒素，加上我將注入的毒液，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所有可能在那兒萌芽的美德種子。

武士：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適合的人了：目無宗教、不信神、無人性、浪蕩成性，這一切都從多爾曼斯的嘴唇中流露出來，就像很久以前神祕的軟骨從有名的坎布萊大主教的嘴唇掉落下來。他是最高深的引誘者，是最墮落、最危險的男人……啊，親愛的，只要讓妳的學生接受這位教師的教導，我保證她會立刻陷入罪惡的境地。

德·聖安姬夫人：確實不會花很長的時間，因為我知道她的性向……